

牵手

王海鸰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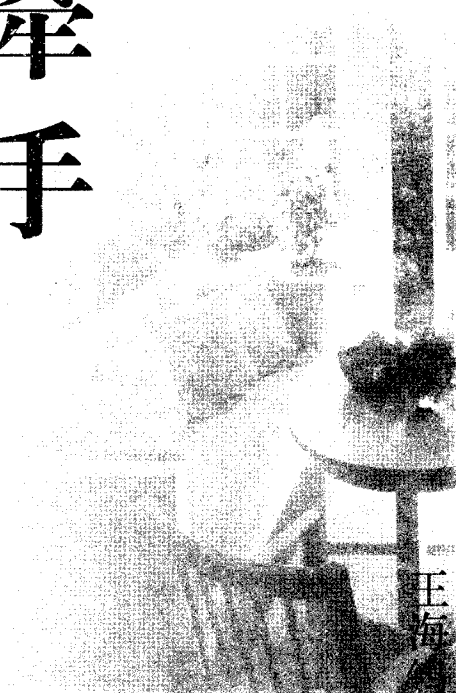
QIAN SHOU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0100773

2047.5
894

牽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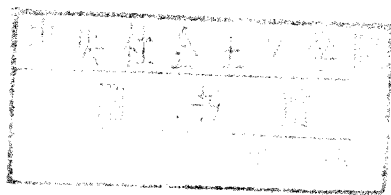


王海

著



201007739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牵手/王海鸰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9. 5 重印
ISBN 7-02-002907-8

I. 牵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0822 号

责任编辑: 龚 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85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3

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1999 年 5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

印数 60001—80000

定价 16.80 元



作者像

第 一 章

下午，两个疲惫的、胡子拉碴的年轻男人走出没有冬夏没有阴晴的地下机房，拐过一段细长的通道，爬上一层陡峭的水泥台阶，来到地上。地上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公司的领地，水磨石地面，猩红的地毯直通深茶色玻璃大门。推开大门，太阳立刻在眼前爆炸开来，他们不由眯细了眼睛。阳光热辣辣地刺激着肌肤，全身滚过一阵又一阵的颤栗：久违了，太阳！其中的矮个男人干脆舒展双臂，迎着太阳满怀深情地昂首高歌：“噢嗖来米由，给背来狗扎那由拉那它嗖拉……”

——意大利语《我的太阳》。他叫谭马，另一个叫钟锐。谭夫人是抒情女高音，因而谭马的歌喉、风范也具有了相当的专业造诣。

门前正在修路，坑壑赤裸，热风将黄土掀起，张扬翻飞滚动，一波未平，又起一波。

这条路曾有着四排笔直的白杨，往年这时候，蓬蓬勃勃的枝叶早已将整条马路遮蔽，即使走在路中间，头上方仍有筛筛点点的荫凉。也许就因为白杨，早该拓宽改建的马路直拖到不能再拖了的今日——北京城高速增长的机动车和路两旁不断兴起的高科技企业，使这条路时时发生交通梗阻。

“路上横七竖八堆满了白杨树的尸体，……”开工修路那天，钟锐对四岁的儿子如是说。儿子当即就红了眼圈。一想起那又伤心又愤怒的小模样儿，钟锐的微笑便从心底浮出。

D1627/09

“你笑什么？”谭马立刻停止抒情，警惕地问。钟锐年龄长他几岁，身量也高他一截。

“没什么。走吧。”

“走哪？”

“回家。”

“真农民！跟我走！……先去洗个桑拿，再找地儿吃顿好饭，然后嘛，睡觉。睡上至少三天三夜，损失多少，就得补上多少。我老婆讲话，要善待自己。”说罢，谭马率先开步。

钟锐却抬腿朝相反的方向走，谭马一把拽住他：“非得回家？……有病啊！”

“我没有病，你也正常。志不同道不合的原因在于，你我各有一个不同的老婆。”

“我老婆你知道？”

“我知道你。从一个男人的状态就可以看出他老婆的质量。……”

“说，接着说！”谭马兴致陡增。

钟锐一笑：“你老婆嘛，毫无疑问，是那种……噢，‘善待自己’型的，所以就沒工夫善待你，所以你就只能像条没人管的野狗，终日到处流窜。”

谭马欲给钟锐一拳，钟锐接住了他的拳头：“还是跟我走吧。上我家去，我让你开开眼。”

钟锐家住在一座高层建筑的十二层楼上，他们边等电梯边接着聊天。

“……没接触过日本女人，日本电影总看过吧，日本男人下班回家……”

“女人就迎上去：‘您回来啦。’……”

“对。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……”谭马重复了一遍钟锐的问话，一片茫然的神情。钟锐觉着他简直不可思议：“然后就递过来一双拖鞋。我说，你在家真就那么惨？”

“我们家的拖鞋只有洗澡的时候才用，用的时候还得且找一阵子呢。说吧，然后！”

“拖鞋刚刚换好，一杯不凉不热的清茶就会递到你的手上……”

“‘您辛苦啦，您请用茶。’……”

钟锐摆摆手：“语式倒还是中国语式：‘先喝点水，喘口气儿，饭马上就好，别忘了洗手啊！’”

“然后就吃饭？”

“就吃饭。”

电梯门开了，他们走进电梯。

“一般都吃什么饭？”谭马着迷了。

“如果主食不是包子饺子那种带馅的，平常日子，四菜一汤。”

“政府标准啊！”

“那是。”

谭马口内的津液一股一股地涌，得使很大的劲才能不动声色地把它们压下去。为了 ARPHA2.0，他和钟锐三天没出计算机房，吃了三天的方便面，已经吃到饿了都不想再吃的程度了。

十二层到了。

“哎，注意不要吃得太饱。”边走，钟锐边叮嘱谭马。见谭马不明白，他又补充道：“吃完饭她还得逼着你吃水果，削了皮硬塞到你的手里。”

“还，还给你削皮？”

“不削皮？嘁！削了皮我还不一定给她吃呢！”

“噢！天哪！”

终于到了房门口了。钟锐掏钥匙时，谭马拽衣服将头发地整理着身心。钟锐转脸看到了，伸手把他刚刚整平伏了的头发又胡噜乱了：“就这样！——正是需要温暖和照顾的时候。”

“你这样行啊，我算老几？”

钟锐眼一瞪：“你是她丈夫的朋友！”他边说边把钥匙捅进了门里。

屋里静静的。

这是三室一厅、现代格局的居室，厅有二十平米，卫生间有浴盆，厨房同时可作餐厅，放得下西式长餐桌。这是用公司名义租下的房子，再以每月几十元的公房低廉租金租借给钟锐的。全公司的人，包括总经理方向平都没有这样的待遇。钟锐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在中关村、在计算机圈内，有着“电脑怪才”的著称。他二十四岁时写成的软件“中文天地”，目前仍在中国无以数计的计算机上运行。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·盖茨来京时请了几位计算机同行吃饭，其中一人就是钟锐。

“晓雪！晓雪？……丁丁！”钟锐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叫。

无人答应。

谭马斜眼看着钟锐。

钟锐看看表：“可能买菜去了。”

“说话就到饭点儿了才去买菜！”

钟锐心里也奇怪。平常这时候，儿子丁丁已经从幼儿园回来了，妻子晓雪应该正在做饭。他鞋也没顾上换，挨屋找这母子俩。

客厅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，谭马站在门口原地不敢动，钟锐没给他拿拖鞋。面对这样的洁净，即使没人提醒，你也会不由自主地严格要求自己。文明行为需要相应的文明环境。

客厅中央铺有一块宝石蓝色调为主的纯毛地毯，窗前低垂着纱帘，屋角有一株碧绿的龟背竹，墙上看似不经意却恰到好处地点缀着几帧原木画框的小画，还有浅灰的皮沙发，椭圆的橡木茶几，优雅、温馨，毫无刻意的张扬。门旁紧贴墙有一排与暖气罩相连、等高等深的柜子，柜子最靠门边处上方有两个小抽屉，抽屉下是一个同样宽的小柜门。百无聊赖的谭马顺手拉开一个抽屉看看，只见里面放着钥匙、钱包等出门前必带的碎物。再打开下面一个抽屉，是鞋刷子和鞋油。谭马不能不为这聪明、细腻的设计叫绝。他索性又打开抽屉下的小柜门向里窥视：哇，雨伞！……谭马这才相信钟锐所言不是吹牛，这里的确有一个令男人“梦里寻她千百度”的女人。

钟锐一无所获地回来，皱着眉头问谭马：“今儿星期几？”

谭马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会儿：“……星期天？……星期天！”

“那就是了。带孩子回姥姥家了。她不知道我今天回来。……我马上打电话，叫她回来做饭。”

电话没有人接。钟锐真的奇怪了，除了单位、家、她妈妈家，晓雪还能去哪里？

“家里没人。……可能带孩子跟她妈妈出去玩去了。”

“拖鞋！”

钟锐这才想起谭马还站在门口，他走过去打开门旁那排柜子的柜门，里面是整整齐齐的拖鞋和别的鞋。钟锐是在伸手拿鞋的瞬间改变了主意的，他“砰”地关上柜门：“不用换了！”

谭马不明白。

“她、不、在、家！可以随便一点了。”

谭马明白了，却不能同意：“换换，还是换换，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。”

“让你进来就进来，现在我是这家的领导！”

谭马这才小小心心怕踩着地雷似的向屋里迈，边迈还边扭着脖子四处观看。钟锐随手把各个屋的门一一大大敞开。

“随便参观，随便参观！”

谭马来到卧室门口，卧室地上铺的是地毯：“卧室也可以参观？”

“我说过了，随便。”

谭马要脱鞋，钟锐挡住他，带头穿鞋大踏步走进去。他也是头一回穿鞋走在自家地毯上，感觉很不一样，一种可以放纵可以胡来可以无拘无束的喜悦由衷涌上心头。他大步走了几个来回，然后一屁股跌坐在床上，接着又弹跳起来。感觉好极了，他喜不自禁地搓着双手，嘴里喃喃道：“太好了太好了！”

“什么太好了？”

“这种感觉，自由的感觉。老婆不在家，真是太好了。……说吧，今儿吃什么！青菜是不用吃了，水果更是不予考虑，咱们今天想不吃什么就不吃什么！”

谭马笑了，他心里舒服多了。看来这幸福和不幸福还真的是一朵并蒂莲。床上方挂着一张合影，里面的钟锐比现在瘦，样子也比现在土，紧偎在他身边的女子倒是雨后梨花一般。

“……结婚照。她非要挂着。”钟锐解释道。

“还弄了身儿当兵的衣服，穿军官服啊，哪怕是混纺的呢。”

“不要只看包装……”

“人也不怎么样。”谭马又扭脸看看钟锐，“你现在还算长开了点儿。……嫂子倒是一表人才！”

“没照好，她本人比照片好。大学四年，四年的校花。”

“我倒不明白，这么才貌双全的一个女性，怎么会落入你的手掌？”

“不明白？”

“不明白。”

“真的不明白?”

“坚决不明白。”

“那好，我来告诉你，四个字：才、子、佳、人!”

谭马顿时语塞。

钟锐在厨房下面条，他们最终决定吃面条。尽管谭马那么想吃一顿正儿八经的饭：大米饭，汤汁浓厚的红烧肉炖粉条，新鲜青菜，漂着香菜、胡椒粉、麻油的热汤——两菜一汤。作为一个应邀而来的客人，这要求不高。但就这不高的要求钟锐也没法满足：他妻子不在。他说他保证能下出味道独特的面条。谭马别无选择，只好作“欣然同意”状。

锅里的水开了，钟锐拿出一把挂面但拿不准下多少好：“谭马，你吃多少?”

谭马此时正关着厕所门坐在马桶上出恭，没听清。他欠身伸手把门拉开一道缝：“什么?”

“你能吃多少，面条!”

“……三两吧。”

钟锐看看挂面上标的重量，五百克，一斤。他抽出三分之一下到锅里，这是谭马的。再抽出相同的一小把下进锅里，他也吃三两。用筷子搅了会儿，他觉着不太够，看看手里的挂面，又抽出几根，再仔细将手中的面条和锅里的比了比，看看比例是否对——他决心要把这顿饭做好。

卫生间，谭马出完恭，想抽手纸时，发现手纸没了，便大声叫钟锐。

钟锐在炉子左边的灶头上煮面条，右边烧上了油锅，又从冰箱里拿出五六个鸡蛋，正要打时，谭马的声音传过来了。

钟锐听见后想了想，又想了想，对手纸在哪里他一点没有印象。

谭马提高嗓门又在叫。钟锐只好答应着就近打开碗柜看看，自然不会有手纸。他大步走到卧室，打开衣柜、床头柜，依然没有。他有些急了。

谭马坐在马桶上耐着性子等，想不通拿个手纸何以要这么长的时间。

钟锐来到儿子丁丁的小房间，打开儿子的玩具柜一通乱翻，把玩具等扔了一地，还是没有。

谭马坐在马桶上不耐烦地抖着双腿。

厨房里，油锅冒起了浓烟，面条锅也开了，水向外溢。

钟锐从儿子房间里出来，转身去了客厅，动作更急促地各处乱翻，仍是一无所获。他无计可施地拿起了电话。已经到吃饭时间了，上哪去玩这会也该回来了。

电话果然有人接了，是钟锐的小姨子夏晓冰。晓冰二十多岁，跟姐姐长得很像，黑发飘逸，是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研究生。

“喂？”晓冰嘴里正嚼着饭，声音显得有点含糊。

钟锐一下子拿不大准：“是……晓冰吗？”

“有何贵干，姐夫？”

“叫你姐接电话。”

“我姐不在。”

“那她去哪了？”

“她又不是我老婆我怎么知道。”

正在吃饭的夏心玉皱起了眉头。夏心玉是晓雪、晓冰的妈妈，年近六十岁，有着六十岁人的白发和皱纹，也有着六十岁人才可能有的安详和睿智。她在妇产医院做科主任，是那种病人一见就会全身心信赖的医生。她责备地冲小女儿摇摇头，晓冰

回了她一个鬼脸。

电话那边钟锐着急起来：“这人！上哪去也不说一声，哪怕留个条呢！”

“你从来上哪去、干什么都通知过她吗？”

“……你姐真的不在？”

“真不在。不信，你来搜！”

“这就怪了。她还能去哪？”

“你有事？”

钟锐嗫嚅地：“不知道她把手纸……藏哪里去了。”

晓冰立刻明白了，开始大笑，笑得说不出话来。夏心玉起身要拿电话，被她推开了。

钟锐只好举着话筒耐心听晓冰笑。这工夫，厨房一边灶眼上面条汤溢出一地，另一边灶眼上油锅着起了火。谭马坐在马桶上，抽着鼻子叫起来：“钟锐，怎么这么大烟味啊？”

钟锐猛地想起了炉子上坐着的锅，扔下电话就往厨房里跑。

听到电话里传来“嘟嘟”的声音，晓冰放了电话，回到餐桌旁：“我姐夫。”

“他什么事？”

“他能有什么事。……妈妈，我真不懂，我姐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过，还过了六年，够有毅力的。”

夏心玉自顾自吃饭，没理她。

钟锐家厨房里已是浓烟滚滚，火焰在锅内跳跃。钟锐冲过去想关火，被地上的面条汤滑倒。他四肢着地扑倒在炉前，顾不得站起来，趴在地上伸长手臂先关上两个火的开关，这才起身去端着火的铁锅。没想到铁锅把儿已被烧得滚烫，钟锐“嗷”的一声怪叫把锅扔下，又急中生智抓起锅盖扣到锅上，这才算消除了险情。看看手上已经起了大燎泡，他不由气从中来。

“怎么了钟锐？”被困在卫生间的谭马问。

“没你的事儿！”

“手纸呢？”

钟锐大踏步走到他的工作室，从电脑旁的打印机上撕下一张打印纸向卫生间走去。

谭马难以置信地接过了这“手纸”：“这文件……不要了？”

“不要了。”

“你们家都用这当手纸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手纸也……太硬了点吧？”

“多搓一会就好了。”

谭马只好“刷拉刷拉”地搓纸。

钟锐再接再厉地找手纸，此时此刻这已成了他的信念——他就不信他找不着！

卫生间里，谭马提好裤子，准备洗手，只见洗手池里堆满了小孩的滋水枪、小水桶等玩具。他返身弯腰去浴缸处洗手，不料一打开水龙头，水从头上方的莲蓬头里直落而下，把他浇了个透湿。

钟锐徒劳无功地站在房间中大喘气，谭马出现在门口：“我走了。”

“你身上……怎么了？”

“正如你所看到的——湿了。”

“把湿衣服换了吧，穿我的。”

谭马斜着眼：“你知道你的衣服在哪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电梯里，一身狼狈、肚皮空空的谭马两眼朝天，绝不理睬电梯员询问的好奇的目光。

天彻底黑下来了，喧哗溽热的城市进入了夜的宁静和清凉。

钟锐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鼾声如雷。谭马走后他全然再无做饭的兴趣，翻出一包儿子的“旺旺烧米饼”坐在长沙发上吃，还吃着呢，就睡过去了。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。

清晨的一缕阳光穿过没关窗帘的窗子，印在钟锐脸上，并肆意扩大着它的面积。那温度和亮度使钟锐睁开了眼，意识却仍在睡眠中滞留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。就这样愣了一会，大脑功能蓦然恢复，他“腾”地从沙发上跳起，大步向卧室走去。

卧室，他和晓雪的那张双人大床整齐如昨。他转身来到儿子的小屋，床上同样空空的。钟锐呆住了：天！

“铃——”

钟锐心里一阵轻松，冲进客厅抓起电话：“晓雪！……”

不是晓雪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楼下门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韩国“大宇”车，里面坐着正中电脑公司的总经理方向平，他看上去精明强干，正用手机跟钟锐通话。他与钟锐同岁。

“是我，向平。……我就在你家楼下，来接你。公司今天搬家。……”

钟锐一惊。公司里那散放在电脑台上还没收拾的软盘，堆积在柜子里、抽屉里的各种资料，一起涌到了眼前，那都是些万万丢不得、乱不得的东西，丢了哪一样都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……他全身忽地涌出一层细汗，控制不住地对着电话大叫起来：“搬家？！今天！这么大事你……算了算了，我马上下去！”

电梯门刚一打开，钟锐就一步跨进去。电梯员热情地向他打招呼：“上班去？”

“嗯。”

这声“嗯”其实停留在钟锐的心里，根本没出嗓子眼儿。电梯员不高兴地头一甩，脸一板，以示对钟锐态度的不满。钟锐全然不觉，两眼紧盯着上方的楼层指示数码。此刻，他真希望有所谓的“土遁法”，好让他能够即刻现身计算机房。

正是上班的高峰时刻，车子根本跑不起来。钟锐坐在方向平身旁的副座上，双眉紧皱：“不是说好下月搬家的吗？”

“我查了皇历，今天正是搬家的日子，以后的三个月内，都没这好日子了。”方向平耐心地解释道。

“机房里那么多的文件、资料……”

“所以我一大早赶着开车来接你！放心吧，钟锐，一切有我，你只管你的项目开发。一旦 ARPHA1.0 投入市场，公司马上就有资金进行下一步的大动作。当然，首先是要给你配车、配手机，还有，把你住的房子给你买下来……”

钟锐摆摆手：“ARPHA1.0 不能再搞了，一上市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，我和谭马正在做 2.0 的版本……”

方向平一下子急了：“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！四环北边我已看中了一块地，急需要用钱！”

“你还是要买地？！”

“一定要买地！”

钟锐扭脸看看方向平，一年前方向平找他联手创建公司时所说的话言犹在耳：做出自己的软件，建成中国的“微软”！

钟锐佩服比尔·盖茨，佩服他的才华、眼光和成就。

方向平一眼就看出了钟锐的意思，他缓和了口气：“软件开发永无止境。你做出了 2.0、3.0，他还可以做出 4.0、5.0、6.0……可这地皮，开发一块就少一块。……”

钟锐不说话，方向平便也闭了嘴。所有的道理钟锐都懂，但他就是不同意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分歧，以往的成功合作完全是

由于他方向平的隐忍和韬略。现在是到了该让钟锐清醒的时候了,不再费口舌,而是用行动!一想到这些,方向平就手心冒汗,热血沸腾。他猛地加大油门,车“呼”地与前面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擦身而过。

骑自行车的人是个年轻男子,当时正扭着脖子欣赏路边一位背双肩包的姑娘,姑娘有一张光洁得近乎透明的脸。紧急情况下,那人不失理智地用双脚支住车向路边方向歪斜,不料脚下有一块小石子儿,他一滑,整个人狗一般摔趴在地上。待他爬起来时,肇事汽车早已无踪无影了,他气得冲着空气怒骂:“我×你妈!”

过往行人都忍不住笑了。姑娘也笑了,两个嘴角弯弯着向里深陷。

正中电脑公司的新址在一座写字楼的六层。

机房里乱得无法形容:纸箱子一个挨着一个,纸箱子上还是纸箱子;地上是纠缠不清的电线,稍不当心就得给绊一个趔趄;窗户赤裸着,七月的阳光最充分地向室内倾注着它的热情……到处是匆忙搬家时的无序和混乱。钟锐打开一个个纸箱子查看,里面装着的是他们的文件、资料、软盘、机器,他们的全部心血。室内温度已达三十多度,心情紧张的钟锐全无感觉,他一个一个箱子的检查、登记,把检查过的箱子做上记号,放到一边。都检查完了,他感觉好像还缺点什么?对了,是 ARPHA2.0 的流程图及其做好后拷贝出来的软盘。昨天他们走时随手放到了电脑台上,哪去了?身上蓦地又出一层新汗。他起身向外走,正与抱着个纸箱子进来的谭马撞上。钟锐二话不说地拿过纸箱子就打开,里面是水杯饭碗和一堆方便面。他把纸箱子“咣”地放下,扒拉开谭马大步冲出房间。